

# Erasmus Mundus 歐盟碩士計畫與我

梁思遠

拜讀14期蔡依蓉小姐的歐洲留學經驗，牽動了同樣是Erasmus Mundus獎助學生的我心中的一段回憶；一方面想來做個呼應，將這一年多來在歐洲的所聞所見與眾人分享；另一方面也算是對自己的留學生涯作一番回顧與省思。

Erasmus Mundus program (EM) 是歐洲各國共同捐輸成立的基金，主要宗旨是推動歐洲各國跨校間的學術合作，並提供交換學者獎助或多種碩博士學程獎學金吸引國際優秀學人，為學術思想帶來跨文化的激盪；此計畫其實推動有年，但近年來才逐漸為國人所知。關於計畫的細節，不乏有前人分享其經驗，我便不再贅述。由於所有課程皆是以英文授課，故申請的語言條件較為單純，只需附上托福或IELTS成績證明具備相當的英文實力即可。如此一來，申請的重頭戲就落在個人動機的撰敘，如何使你的專業背景、修課經驗以及對於這個知識領域所懷抱的熱情與憧憬在眾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當然，成績單及兩封推薦信也是不可或缺的要件。而多數碩士計畫通常是結合不同學校專長的學程，因此會在一年到兩年內至兩到三所不同的大學上課。以筆者申請的臨床語言學 (European Master of Clinical Linguistics, 簡稱EMCL) 為例，從2009年9月獲得全額獎學金赴歐，直至今年三月畢業，拎著一只皮箱跑遍了歐洲三個不同的國家——荷蘭、芬蘭與德國（當然還不包括旅行去過的地方）。回想當初那個大學剛畢業的女孩，僅憑著憧憬和勇氣，便拖著三只行李箱和充當臨時搬運工的妹妹一同踏上

了「歐洲」這塊陌生遙遠的土地，而如今卻已順利完成碩士論文、開始工作，短短一年半的經歷恍如昨日，常令我感到不可思議。

## 「臨床語言學」是在唸什麼？

EMCL是由荷蘭葛洛寧恩大學 (Groningen)、芬蘭約恩蘇大學 (Joensuu) 與德國波茲坦大學 (Potsdam) 共同合作、整合此領域內的優秀師資的碩士學程。EMCL的同儕堪稱集結了來自世界五大洲的各路好漢人馬，舉凡大學剛畢業的菜鳥如我，或是已完成博士學位、人生閱歷豐富的老鳥，無論老本行是內科醫生、語言學家、心理學家、語言治療師或是從事外語教育，大家都是初次步入這個知識殿堂的新鮮學子，在彼此陪伴切磋下，共度寒暑一載有餘。這群來自肯亞、美國、阿根廷、台灣、大陸、澳洲、俄國與歐洲各國的同學們聚在一起，語言、文化、價值觀及社會經驗可說是南轅北轍，自然也發生了不少趣事。

至於臨床語言學 (Clinical Linguistics) 究竟學些什麼。顧名思義它是探討腦傷個案及發展性疾患在臨床上語言問題的一門學問；失語症 (Aphasia) 及發展性語言障礙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s) 係此領域所著重的兩大課題。然所謂萬丈高樓平地起——要了解語言在臨床上的議題，必先經過理論語言學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的洗禮。因此學成之初便先利用短短兩個月的基本課程打下語言學的知識基礎，其中包括了解基本議題及

理論。密集而紮實的學習過程真叫我們這些非語言學背景出身的學生苦不堪言。但許多語言現象平時不為使用者所覺察，一旦提出來討論，再加上來自各國學生對於自己母語七嘴八舌的討論及印證，不斷激盪出來的新知也成為我課堂上得以苦中作樂的一點小小樂趣。待學生對於語言的結構與層次充分了解後，重頭戲才正要拉起序幕——由教授為我們闡明如何從不同的角度去剖析失語症個案或是發展性疾患所表現出的語言特質；由語言的接收（聽、讀）到輸出（說、寫）去觀察病人在聽覺理解、閱讀、口語表達及書寫上的表現，一一找出缺損的蛛絲馬跡；或由語言的較小單位，如：語音（phoneme）、字母到詞素（morpheme）、詞彙（lexicon），進一步深究語意（semantics）、語法（syntax），最後乃至語言的應用（discourse and pragmatics），逐步釐清這些組成人類語言功能的「小螺絲」究竟是在哪一個環節鬆脫了。神經語言學（neurolinguistics）——探究語言功能與大腦相對應的神經路徑與機制，與雙語系統的研究也是近幾十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議題。這些建立於歐美語系的理論與現象，是否也能在其他語言系統中找到共鳴，便彰顯了跨語言研究（cross-linguistic）的重要性，這正是EMCL希望網羅來自世界各地人才，一同為拼湊、還原人類語言功能真實樣貌而努力的初衷。而我的碩士論文由兩位以研究兒童語言著稱的老師——波茲坦大學Höhle教授以及台大語言所張顯達教授共同指導，以國語四聲語調與母音的發展為題，蒐集台灣地區18位一歲八個月幼兒探討語音覺察能力與字彙學習之關連，以理解華語嬰幼兒如何運用母語的顯著語音特性（salient features）來區辨不同的字物配對，恰好與台大語言所張乃欣學姊的研究應和相承，論文海報已於今年六月英國約克鎮舉辦的International Child Phonology Conference（ICPC）發表。這樣的跨國合作正符合Erasmus

Mundus的精神。而回想今年初我在台灣收集資料完畢回到柏林，在租賃屋閉門寫作，正月隆冬中「揮汗」完成近百頁論文，兩位老師均給予寶貴建議與細心修改，智識的開啟受益良多，心中真是充滿無限的感謝！

## 歐洲學習與校園生活

歐洲教學的基本態度是相當彈性自由的，因此對於學生自主學習的要求相對提高，課堂上教師往往只提供知識的架構，課後卻有許多相關讀物有待自我充實，頗符合「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這句話的精神。有幾堂課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例如在實驗語言學（experimental linguistics）這門課中，每隔兩週教授會發下兩篇文章，讓學生以辯論會的方式分成兩方互相詢問、辯護與討論，最後再由老師總結，準備過程與課堂壓力雖然頗大，卻是一個讓學生從閱讀中培養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的最佳練習。在德國時另有一門課（與sentence processing相關），教授每個禮拜會發下一份冗長且難以消化的文章讓學生們閱讀，作業的要求卻是要每個人針對這篇文章提出三個「好」問題。若你以為不過就區區三個問題嗎？「簡單嘛！」那就大錯特錯了，好問題的邏輯鋪陳足以讓你想破腦筋，想上一整天。諸如此類的學習經驗是我在台灣念大學時從未體驗過的，也給了我一記「讀書不可盡信書」的當頭棒喝！

另歐洲校園中的一些小傳統也常讓外國學生嘖嘖稱奇。例如在Groningen剛開學的第一堂課，當我氣喘吁吁地趕至教室卻發現空無一人，原以為跑錯教室了，事後才了解academic quarter（Akademisches Viertel）這源自於德國教育系統中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意指假如課堂表上寫著十點開始，可不要老老實實地準時坐在教室裡，實際上正式開始的時間是十五分鐘後（10:15）。這

樣的習慣在許多德語系國家、荷蘭與北歐早已行之多年。另一次奇特體驗是在德國的University of Potsdam,當教授一聲「see you next week!」後,一陣「叩叩叩」登時響起,只見外國學生滿頭霧水四處張望,德國本地生卻是「咯咯」笑聲四起!原來,當地的習慣是以握拳的指頭關節來敲擊桌面,以對教師講課的用心與精采表達謝意。諸如此類文化上的「意外教育」總是不斷地在生活中上演著。

歐洲的學生生活相當活潑豐富,時常會有學生會舉辦的異國晚餐或是城市旅遊。學生也可以向學校體育館註冊,參與各式各樣的體育活動,與來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學生彼此交流、切磋技藝。

### 認識一個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住上一段日子

如果說背包客的造訪宛若蜻蜓點水般地淺嘗即止,有如城市的過客,一切都是新鮮;那麼在地居民就如同相識多年的老友,在日復一日的生、呼吸中,早將這個城市的脾氣摸了個一清二楚。至於我呢?每四個月就必須收拾行囊、前往下一個國家,那般心情就好比道別一位剛認識、卻十分談得來的好友,初識到她的自在與美好,便要帶著萬般不捨與回憶起程。我只好自我解嘲對歐洲的記憶永遠停格在最美好的畫面。當走過三個風格迥異的城市後,我才體認到歐洲雖小,但即使是比鄰相接的兩國,語言與民族性格也是大不相同。荷蘭老祖先不因小國而自我設限,反而以港口為據點積極地向世界接軌,如同溫州商人冒險犯難的精神,早已深植在後代的思想與行動中,荷蘭人生性活潑、心態外放,應是其來有自。相較之下,芬蘭顯得靜謐內斂,但極地求生的處境發展出簡約與自律,教育和行銷世界的產業讓人刮目相看。至於德國,雖為歐盟中的經濟大國,在城市繁榮的面貌下卻隱約可見二次大戰中留下的沉重的歷史痕跡。平時務實而矜持的德

國老百姓,唯有在世界杯足球賽時,才可窺見他們奔放不羈、齊聚一堂為國加油吶喊的熱情。

### 一台小鐵馬伴我闖蕩天涯

我的學習首站是荷蘭的University of Groningen(荷語為Rijksuniversiteit Groningen,當地人簡稱RUG)。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最古老的academic building已悄然隱身在市中心將近四百年。當我初抵這座落於荷蘭北方、與大學同名的城市時,計程車司機相當自豪地向我說明這裡的自行車道可是全世界規畫最完善的地方。走過歐洲許多城市,才真正體認到司機所言不虛假。對於荷蘭人來說,腳踏車是最常使用的城市代步工具;葛洛寧恩是著名的大學城,人口組成有半數以上是年輕學子,腳踏車的使用量自是不可小覷。自行車道的規畫方面,不僅市區道路兩旁都有區隔分明的自行車道網,亦有為自行車專設的紅綠燈,騎士轉彎時必須秀出固定的手勢昭告後方來者,相關法條甚至明文規定夜間行車者必須在車頭掛上白燈車尾掛紅燈,夜行者若是粗心大意,可得小心蟄伏一旁的警察由黑暗中殺出,讓你吞下一枚罰單。但除了完善的制度與設施外,整個自行車生態的維持還須仰賴居民奉公守法或是行車者不逞一時之快的自律,這也是值得台灣借鏡的地方。無論晴雨,長腳的荷蘭人總是舞著雙輪、快速瀟灑地由我身旁呼嘯而過,街上亦常出現腳踏車拖著雙人娃娃車等見怪不怪的景象,荷蘭「腳踏車王國」的稱號當之無愧。而往後每每落腳一處新城市,我總要在當地尋覓一台二手腳踏車,以一車一人闖蕩城市各個角落。

新年過後的隆冬(2010),我搭著由赫爾辛基出發的火車抵達約恩蘇這個迷你小城。初次拜訪University of Joensuu時,我便震懾於北歐校園之美,設計簡潔的建築物與燈火、白雪相互輝映下,透著一股神祕的氣息。在芬蘭的日子裡,室

外動輒零下20-30度的溫度對我而言不是最大的考驗，令人難以忍受的反而是冬季的漫漫長夜，下午兩三點太陽西下時，往往讓來自南方島國的我產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空錯覺。所幸在同窗好友的陪伴下，週末偶有相約針葉林中裡踏「青」（雪？）的戶外活動，爭相拍下水氣在睫毛上結霜的照片，好向後代子孫說嘴；下課之餘也常流連宿舍對面的溜冰場，左支右絀保持平衡的同時，連連驚嘆身旁五歲的芬蘭娃兒從小就能展現冰上悍將的氣魄。這些奇特的雪國經驗似乎讓這段晝短夜長日子不再那麼難熬，甚至有些令人懷念。內斂沉默的芬蘭人往往給予世人冷漠的刻板印象，然而在我停留的短暫期間，曾接受過當地學生以豐盛的芬蘭晚餐款待，他們或許不擅於交際，但對於外籍遊子的那顆溫暖的心，如用心體會，在寒冬中仍會感覺到陣陣熱度。

四月初，歐洲尚是料峭春寒的時節，所有EMCL的同學全部回到了德國波茲坦（Potsdam）——一個緊鄰柏林西邊的城市。這曾因二次大戰中波茲坦宣言而聞名於歷史課本的城市，早在戰前便以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而著稱，儘管古老的街景與建築物在砲火無情的摧殘下早已不復存在，美麗的忘憂宮（Schloss Sans Souci）卻依然屹立著，恬靜地、彷彿早已忘卻歷史的傷痕與仇恨。Sans Souci一詞源自於法文，意指無憂慮，不斷擴建其規模的歷代君主或許正渴求能徜徉於如此美麗的花園中，忘卻一切世俗壓力與煩惱吧！忘憂公園（Park Sanssouci）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重點保護的世界遺產之一，散落其中的建築物各具風格，影響來自於羅馬、希臘、法國與洛可可風等，故每年都吸引許多旅客前來一睹風采。University of Potsdam的部分校區與圖書館便位於忘憂公園西側的新宮（Neues Palais）。我很幸運地抽到公園旁的學生宿舍，窗邊遠眺便是Neues Palais，每逢假日午

後騎著腳踏車穿越樹林前往市中心，用雙眼及嗅覺記錄下春天的變化；或帶著一本書、什麼也不做，找一個隱密的涼椅躺下，且看大自然的風吹草動，是我最懷念的悠閒時光。

噢！最後我不得不提，德國令我想念的還有它那道地的耶誕市集（Weihnachtsmarkt）與Glühwein。大雪紛飛的耶誕前夕，在柏林各處的廣場與街道上架起了綿延數十里的攤位，鄰近的農民、柏林的市民攜老扶幼、傾巢而出，據說光是柏林就有50個規模不等的耶誕市集。至於市集上一定要嚐嚐的Glühwein，則是一種加熱的紅酒，熬煮過程中會加入肉桂、丁香與一些水果，通常付2-6歐元押金可以得到一個浮燒市集圖象的陶杯（環保！），再付2歐元就可以捧著一杯Glühwein呵著白煙，寒意盡驅。市集中人聲鼎沸，我往往流連駐足於smokeman的攤位前（一種德國傳統手工木偶，肚內擺放三角錐狀的香，點燃後便可由嘴巴吞雲吐霧宛如抽著菸斗的老人，每個價值數歐幣不等），細細品味這些小木偶的角色（包括禮物的商人、伐木工人、採香菇的人、撿拾松果的等），良久不願離去。現在安靜佇立在書櫃上的陶杯、幾個大肚木偶都是讓我回味美好記憶的紀念品。

耐心閱讀至此的諸位，我想我也該就此打住了！這一年半的經歷真有說不完的故事，而我所窺見的歐洲也不過是浮光掠影，仍有許多事物等待後面的學子去發掘、體驗，並與我們一同分享。我由衷地感謝Erasmus Mundus給我這個機會。當我完成碩士論文返家的同時，肩上所承載的不僅僅是行李的重量，知識與人生閱歷也是滿載而歸！

（本文作者為European Master of Clinical Linguistics，現任職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小兒神經外科研究助理。）